

通鑑紀事本末

五十

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
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
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
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
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
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
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
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
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
子所在許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
出雲龍一馳車還申江右斷青溪道赦東城
囚以充戰士散金帛心則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
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
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
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
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
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
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
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
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替節將自來方敢
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
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

死張氏及寵妾十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
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
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
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
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
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
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暲諮議參軍兼記室鄭
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暲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
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
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
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
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
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
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
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
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
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
皆惡堅而有寵於上一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
即叔堅驃騎將軍太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

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
王叔堅未之江州總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
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
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
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
對曰臣之本心非去日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
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
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
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
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隋主
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刑帥於高顯顯薦弼與擒虎
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四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以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
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
珠簾內有寶牀寶帳甘六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
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
植竒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
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
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一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

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也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揔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璠等文士十餘人侍上游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見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眇眇采溢日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於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巫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

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惣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衍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三年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

收絳下獄絳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
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
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
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賢弄權惡
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
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
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
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絳曰我欲赦卿卿能
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
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
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絳言及之

四百一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一

七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
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
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
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
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顛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
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
比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盛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
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
策陳人始困於是揚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
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
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
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
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
夏首蘄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
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
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
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
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
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勣曰我爲民
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
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
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揚素在永安
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
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
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晉州刺
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
對曰大吞小一也必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

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莫以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卅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先是隋徵梁王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

王璠來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表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

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
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
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
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
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二十萬
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
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
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
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
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
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
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
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
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以左僕射高颺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
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
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颺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
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
竊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
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

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爲相唯事詩酒拔示
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
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
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
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
疑頰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
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
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綠江
諸軍事以拒之楊索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
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
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
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
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
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
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
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
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
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巖梁之宗室擁衆來
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巖爲
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

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迷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入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搃搃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

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揔又抑憲等由是議
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
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
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
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
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
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
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
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

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
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所人每交代之
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
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
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
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
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
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
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
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

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之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
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
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
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
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
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
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
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
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
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

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
寄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王慰勞之加賜黃
金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寸
轂於白下游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
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
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
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喪
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
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
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
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

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斬州摠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田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忍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不可尋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搏擊可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泐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盡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

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
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次之蕭摩訶
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
摠管楊牙負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
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
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
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
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
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
復止死者五千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
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
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
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官
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
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
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
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
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
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撝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

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
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渡廣
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云
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
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
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
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
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
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
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
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
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
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主叔英摠督之
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
至樂遊苑魯廣達猶起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
百人會日暮乃解甲而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
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數教遂就擒諸
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
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
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
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取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

期詢挺刃而出欲公蔡邕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
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
頊先入建康頊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
馳詣頊所令留張麗華頊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
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
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
恨頊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
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
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
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頊與元帥府
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
稱廣以為賢矩諱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
決戰遣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
東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
器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頊僧辯之子也弼發
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縊歸葬
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祖
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二告許善心善
心喪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坐三日敕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脫履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

我王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救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鄧州刺史苟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柁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蜚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

卷二十一 八二二

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荊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中丞婁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荻葑建康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慰勞之令建康中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暎陳慧紀平建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暎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

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
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
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
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
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兵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
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
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
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
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
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
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
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毀之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
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
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
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
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
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
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
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
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
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

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
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
五千入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
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
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
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
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
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聖母保
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
徐璿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
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

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瑰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璿
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瑰為儀同三
司毋洗氏為宋康郡夫人洸負之子也衡州司馬
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
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
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
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
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
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
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
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

驥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裘冕之服立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旣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

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二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立獎心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

進爵宋公乃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者
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
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累表
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
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
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
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
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
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
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頴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

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
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
論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世戰
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喜其有
讓帝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
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
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
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
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
事領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薨陳五後也
未并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

丞沈瓘之罪故得名也又至長安事並露也末帝暴
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
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
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
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
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
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
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弟曰飲一石
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曰
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
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

尚書令江惣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
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吳興姚察為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
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
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
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口
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
周羅暎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臣荷陳
氏厚遇本朝淪二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
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暎曰聞公郢漢提
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暎曰若

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
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
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
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駸
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
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
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
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
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
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
嘗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
晉矣

云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
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
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獻之孫也
平戎詔曰今率土大同言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
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
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
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
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
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
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
我不求名公宜自裁弼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

羅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言羅安申羅
籍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
謂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
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
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去衛將軍龐晃等短
高頰於上下一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
公猶鏡也每日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宣為獨孤
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
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
之陳叔寶從帝登邛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
禮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
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
度京口彼人家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頰
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
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
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
城縣公謚曰煬

癸亥年三月十日板于金陵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

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廌門公廌為晉王
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
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
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宴又飾蜀錦二匹而不悅
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
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且日衣服
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
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
枚并菹醬一人曰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山若存記
前事應知我心後遇之至百官皆謂勇為張樂受

四百十九

隋書卷之六

九

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
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曹對曰於東宮乃賀
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嗔情各去
何乃有司以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席以待之
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
上嗣義君臣比子而諸方岳牧士女朝賀在士作貢
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也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上幸其妃元氏無寵
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亡行化故其主自望勇自
曰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
筠高良娣生安平生疑襄城王恪王長媛生高陽

王諒達安王崇成姬生潁川王嬰後宮生孝實孝
昭后彌彌不平處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
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自由
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
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拜
為設笑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直仁孝
上與后嘗幸其弟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
醜者夜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
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
宮以詔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
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
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章鼎
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
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
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
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
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
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必
投杼為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
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
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

遇毒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
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
安相摠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爲壽州刺史
廣尤親任摠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
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
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
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議

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
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
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所
所爲必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
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
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
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逼廣意說之曰
夫守正復道固人臣之常致及經合義亦達者之
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
之兄弟不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
家所屈辱言可勝數誠又儲心以所欲不計每切

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母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燕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富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揚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然望恐有他變願

汲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踈忌勇
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
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
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
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素充言於上曰臣觀
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
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
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
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
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
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
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
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
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
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
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侍衛如入敵國我
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
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
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
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

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廢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大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云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興女

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祐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

會戮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天至尊惡我多側
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
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
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
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
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
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
乂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
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
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
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
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
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
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
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
匹乃是及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
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
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
見使者驚馬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臨兵御武德殿

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主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救蠶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晏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友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壘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

各杖二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獨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言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發黜上怒撻其脅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昭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爲襄州刺史唐令

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
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
惟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
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
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
嘗於階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
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
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
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
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
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
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中唐令則自彈
琵琶歌娼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
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
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耶臣
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
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
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
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正白言之乎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曩使陛下擇
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
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

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
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
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
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
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
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
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
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
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
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
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摠管李衡
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
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
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
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癩鬼所着不
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
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亦
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
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
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瓚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蠱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安元壽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官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

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鎰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

兩口衣襪裏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

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斷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袖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鬼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

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宇文博
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遣或奴婢十口及秀得雍
素奏或以内臣交通諸疾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實客
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史坐者大半
上以爲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
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
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
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
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
後與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
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
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澄
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衛曰觀肅之意欲令如皇
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
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
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
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
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
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
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揚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柏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

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揚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踈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

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
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
並握手歔歔丁未崩於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
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
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
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
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
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
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
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
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志
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
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
為救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
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
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
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
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
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
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
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

子承高元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
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
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
山諺漢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
房陵王不爲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
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
諒爲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
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
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疆
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
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
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
於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
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
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
雞鷄豈何用腹心爲王頰者僧辨之子儻好奇
畧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
守東并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
祥也對曰天上東并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
理若入地上并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
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

惣管司馬安

大王兵資

士馬雖精

欲為布衣

將赴諒其

荷國重

鍾葵

義而

於是

與諒密約若重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
 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遣通
 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惣管司馬安
 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必欲
 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
 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效忠
 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之
 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重
 恩位為方伯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遂
 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
 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
 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家
 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往
 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惣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
 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選羸
 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
 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
 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服集上
 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
 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

出大谷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
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馮所署文
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
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
精銳數百騎戴羃離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
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
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
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
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
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

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
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
英爲澤州刺史代州摠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
遣其將劉曷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
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
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
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
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
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
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
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

聲遂衝拔而濟遲明擊之統軍貴敗走駐紮以城
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於
是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
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
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
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
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
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亮威不能自遂臣請
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
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
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賊不
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鄉出
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
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
府儀同三司伯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
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
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
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甚良
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
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
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
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

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嘗之
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
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
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
幽州摠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抗者於楊素素
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
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
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另行布在諒所
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
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
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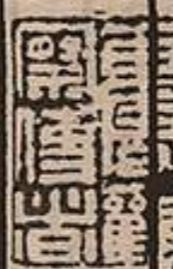
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
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
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
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
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
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
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
摩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
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
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
萬柵絕澤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

兵臨之，晉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二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揚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揚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揚約齎手詔勞素，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揚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頰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

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先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一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嘉慶癸亥年四月十一日積雨甚悶讀
於金陵廬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